

# 既非是、也非否

——從大乘佛教詮釋巴特對普救的論述

## Neither Yes Nor No: A Mahayana Buddhist Interpretation of Barth's Discourses on Universal Salvation

賴品超

LAI Pan-chiu

### 作者簡介

賴品超，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AI Pan-chi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ltural & Religious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ail: pclai@cuhk.edu.hk

## Abstract

Universal salvation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Barth scholarship. The issue involves not only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nd in what sense Barth advocates universal salvation, but also the reason why he explicitly denies universal salvation even though his theology seems to imply it logically. This essa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ssue through comparing Barth's relevant discourses with the Mahayana Buddhist discourses on universal salvation. It argues that in a Mahayana Buddhist perspective, especially through the doctrine of skillful means, it is possible, legitimate, and even coherent for Barth to accept universal salva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deny it on the other. 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apart from their seeming similarities, there are also som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hayana Buddhist and Barth's discourses on universal salvation. First, whereas Barth's approach is based mainly on orthodoxy and orthopraxis, the Mahayana Buddhist approach to universal salvation is based also on orthopathos. Second, whereas Barth's discourses tend to focus on the election of humankind, the Mahayana affirmation of universal salvation clearly covers non-human beings. Third, the Mahayana Buddhist discourses emphasize the equality between sentient beings and the bodhisattvas or even Buddha(s), whereas Barth might highlight the divine initiative and the uniqueness of Jesus Christ.

**Keywords:** Barth, Universal Salvation, Mahayana Buddhism, Skillful Means

## 導言

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與普救論是巴特研究的一個熱點。<sup>①</sup>當中所涉及的課題，並非只在於巴特是否及在何意義下主張普救論，<sup>②</sup>而是也包括為何巴特的神學一方面似是合乎邏輯地蘊涵普救論，但另一方面巴特又否定它。<sup>③</sup>本文並非要對巴特的相關著作進行一種仔細的神學注釋，而是嘗試透過與大乘佛教作比較，來探討這些課題。本文先簡介大乘佛教對普世拯救的論述，再透過指出與巴特神學相通之處，繼而探討是否可以由大乘佛教詮釋巴特。之後，本文將嘗試討論巴特是否及在何意義下主張普救論，並由大乘佛教解釋巴特對普世拯救似是模稜兩可的立場。最後，本文藉與大乘佛教比較，對巴特的神學提出一些評論。

## 大乘佛教與普世救渡

普世救渡的教義可說是大乘佛教的標誌。大乘佛教主要透過倡導菩薩形象來表達它的宗教理想，就是悲智雙運、並且利益眾生以成佛。按照大乘倡導者提出的定型，這一宗教理想是遠勝“小乘”的阿羅漢，因為阿羅漢只顧自己如何努力修行，以至證得涅槃、脫離生死

---

<sup>①</sup> 在漢語神學界最近也有相關論文問世。參：曾劭愷：《萬物復原與終末天譴——巴特對普世救贖的辯證處理》，載《道風》47（2007秋），第141-167頁。[TSENG Shao Kai, “Apokatastasis and Final Condemnation: Karl Barth’s Dialectical Treatment of Universal Salvation,” *Logos & Pneuma*, vol. 47 (Autumn 2017): 141-167.]

<sup>②</sup> For example, Joseph D. Bettis, “Is Karl Barth a Universalist?,”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20.4 (1967): 423-436.

<sup>③</sup> J. Colwell, “The Contemporaneity of the Divine Decision: Reflections on Barth’s Denial of ‘universalism’,” in *Universalism and the Doctrine of Hell*, ed. Nigel M de S. Cameron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92), 139-160; Oliver D. Crisp, “On Barth’s Denial of Universalism,” *Themelios* 29 (2003): 18-29.

輪回。在大乘佛教看來，“大乘”與“小乘”的最主要分別，正是在於大乘佛教是通往更大的救渡，並提供更廣大的途徑。大乘佛教所倡導的救渡，不僅在範圍上是普世，並且更是有眾多不同的途徑讓一切衆生皆可觸及和實踐；再且，就救渡的終極目標而言，大乘是以一切衆生成佛為終極目標。以下我們將會提出，大乘佛教此一普世救渡的願景，有數方面的表達。首先，就拯救的廣度而言，一切衆生、甚至一切的存有，原則上都在救渡的範圍內；其次，就拯救的深度而言，救渡是可以延伸至一些看似最不值得或最不可能得到救渡的存有，這包括罪大惡極者、甚至是沉淪在地獄最底層的存在。第三，就救渡的高度而言，救渡的最終目的是成佛，這並非只是業報的化解，而是潛質的最大限度的實現，將生命提升至最高的層次。第四，為了實現此一普世救渡的願景，諸佛及菩薩長久以來，運用各種不同的方便善巧、廣開無數法門，以對應不同衆生的不同需要。

在大乘佛教中，對於普世救渡的範圍其實是有一定的爭議。印度佛教中的瑜伽行派，雖然原則上接受普世救渡，但也認為罪孽深重的一闍提是沒有佛性、故此不能成佛；對此，如來藏傳統卻提出異議。<sup>①</sup> 如來藏傳統傾向於相信，一切衆生、包括一闍提皆有佛性，而佛性乃成佛的內在潛能；因此，成佛的歷程也就是實現內在的佛性的過程。<sup>②</sup> 中國佛教傾向於接受如來藏的立場，甚至進一步提出草木也有佛性、也可成佛；日本佛教的道元(1200-1253)更進一步提出，一切存有皆有佛性，當中包括似是沒有生命氣息的存有。<sup>③</sup> 當然，佛性論基本上是對普世救渡一種原則上的肯定，而大乘佛教對普世救渡的肯定，更多是表達在故事上而不是形上原理。

<sup>①</sup> 有關如來藏的傳統，參：Paul Williams,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9), 103-128.

<sup>②</sup> See for details: Sallie B. King, *Buddha Nature*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2).

<sup>③</sup> See: Masao Abe, *A Study of Dōgen: His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ed. Steven Hein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2), 35-76; Heinrich Dumoulin, *Zen Enlightenment: Origins and Meaning*, trans. John C. Maraldo (New York: Weatherhill, 1979), 102-124.



## 地藏菩薩與阿彌陀佛

對於大乘佛教的普世救渡的願景，一個著名的表達是有關地藏菩薩的故事。《地藏王菩薩本願經》（閻浮衆生業感品第四）雲：

十方諸佛慈哀愍我。聽我為母所發廣大誓願。若得我母永離三塗及斯下賤。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願我自今日後。對清淨蓮華目如來像前。卻後百千萬億劫中。應有世界。所有地獄及三惡道諸罪苦衆生。誓願救拔。令離地獄惡趣。畜生餓鬼等。如是罪報等人。盡成佛竟。我然後方成正覺。

按照佛教業報及六道輪回六道之說，以餓鬼道及地獄道為六道中最低，墮此二道者應是罪孽深重者，理應在其中受苦受罰；如今倡導對墮入餓鬼道及地獄道的衆生的憐憫，變相肯定憐憫凌駕於公義或業報之上，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對似乎不值得憐憫者的憐憫。地藏菩薩的發願，具體呈現了大乘的普世救渡的精神，它既與佛教放焰口、盂蘭盆會等儀式結合，也配合中國文化所強調的孝道，包括將功德回向先人的願望。<sup>①</sup> 在後世的流傳中，地藏王菩薩的宏願簡化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或“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藏菩薩的這種宏願，可說是深情地表達大乘佛教的普世救渡的願景。

在地藏菩薩之外，另一個著名的表達是阿彌陀佛的故事。在大乘佛教，有不同的菩薩建立不同的佛國或淨土，當中包括阿彌陀佛所建立的西方淨土，它是一個讓衆生很易開悟的樂園。根據《無量壽經》，阿彌陀佛在未成佛前曾發四十八願，當中第十八及十九願是：

<sup>①</sup> Paul Williams, *Mahāyāna Buddhism*, 229-231.

設我得佛，十方衆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設我得佛，十方衆生，發菩提心，修諸功德，至心發願，欲生我國，臨壽終時，假令不與大衆圍繞現其人前者，不取正覺。

按照這些願，如果有人真誠願意往生西方淨土，阿彌陀佛會在此人臨終時予以接引。這兩個願尤其第十八願，成為日後流行的念頌“南無阿彌陀佛”的教義基礎。這種信念與實踐，假設一種依賴在阿彌陀佛的他力救渡以及菩薩的普世性的憐憫上。

淨土宗這種依賴他力的救渡，原本是可以成為人人皆可觸及的普世救渡；<sup>①</sup>然而，這種普世救渡也可以有排斥性，就是將沒有此種信仰的人排斥在救渡之外。例如日本淨土真宗的親鸞(1173-1262)認為，在此末法時代，衆生罪障深重，人無法憑自力修行達至救渡，只能憑藉信心而得救；因此，自力救渡之途受到徹底否定，而唯一可行的救渡之途，就只有單純甚至排他性地依賴阿彌陀佛的他力救渡。親鸞這種詮釋很容易使人想起基督新教的唯獨恩典、唯獨信仰等教義。在耶佛對話中，淨土真宗常被提出來與基督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做比較。<sup>②</sup>事實上，巴特本人也曾做出與淨土真宗的仔細比較。<sup>③</sup>

從大乘佛教的視角言，淨土真宗只是淨土宗在日本發展出來的一個流派，而淨土宗在中國所提出的普世救渡，有可能是更為普世。正

---

<sup>①</sup> Alfred Bloom, “Shinran’s Way,” in *Buddhist Spirituality: Later China, Korea, Japan, and the Modern World*, eds. Takeuchi Yoshinori et al (New York: Crossroad, 1999), 222-238.

<sup>②</sup> Paul O. Ingram, *The Modern Buddhist-Christian Dialogue* (Lewiston,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88), 347-382.

<sup>③</sup> 參：Barth, *Church Dogmatics*, I / 2, trans. G. T. Thomson & H. Knight (Edinburgh: T. & T. Clark, 1956), 280-361; Karl Barth, *On Religion: The Revelation of God as the Sublimation of Religion*, trans. & intro. Garrett Green (London: T & T Clark, 2006).

如第十九願提及的“修諸功德”，強調對佛或菩薩的他力依賴，不一定要排斥其他的救渡途徑。有別於日本淨土真宗的排他性的詮釋，中國佛教整體來說，更為傾向於一種非排他性的詮釋，認為他力的救渡只是眾多救渡的途徑之一。在中國佛教的不同宗派都接受自力與他力的分別與互補，有些宗派更主張“禪淨雙修”，嘗試將強調他力的淨土與突顯自力的禪宗結合起來。<sup>①</sup>簡言之，在中國佛教，淨土的信仰與實踐是救渡的一個有效途徑，但不是唯一有效的途徑。

### 成就普救的多樣途徑

這種對於自力與他力這兩種看似互相矛盾的進路，理解為互融、甚至是互補的嘗試，可說是大乘佛教的普世救渡的願景的一個更高的表達。這是因為人有不同的靈性取向，有些傾向自力、有些傾向他力；如果，只有一條有效的途徑，無論這是自力還是他力，總有些人被排斥。不同衆生在達至普世救渡的終極目的路途上有多樣不同的需要，自然要有不同的救渡途徑。這種對救渡途徑（或說法門）的多樣性的肯定，可說是與大乘佛教的普世救渡的願景更為一致，遠勝單單甚至排他地提倡依賴佛或菩薩的慈悲與他力。

這種對救渡途徑的多樣性的肯定，是由大乘佛教的“方便”（upāya）的概念所支持；當中假設，佛或菩薩會有技巧地使用多種不同的方法，幫助不同根器及不同成熟程度的芸芸衆生。<sup>②</sup>雖然這些不同的法門或進路似乎是彼此排斥甚至互相矛盾，但都可被佛或菩薩使用，幫助衆生開悟以至成佛。基於方便的觀念，大乘倡導者通常視“小乘”的教義為

---

<sup>①</sup> David W. Chappell, “From Dispute to Dual Cultivation: Pure Land Responses to Ch’an Critics,” in *Traditions of Meditation in Chinese Buddhism*, ed. Peter N. Greg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6), 163-197.

<sup>②</sup> 有關方便善巧的觀念，可參：Michael Pye, *Skillful Means: A Concept in Mahayana Buddhism* (London: Duckworth, 1978); John W. Schroeder, *Skillful Means: The Heart of Buddhist Compass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佛法的部分，並且也使用這些有用的教義去幫助暫時仍未能領受大乘教義者。舉例說，甚至親鸞也認為，傳統上有關自力的教導只不過是佛的方便善巧，助人對修道、道德、默觀等生活感到挫敗與失望，以至轉向於倚賴佛或菩薩的他力與恩典。<sup>①</sup> 換言之，即使“小乘”教義並非充適，但只要能了解它們的限制及適用範圍，仍可使用這些粗淺的教義作為工具去幫助某些眾生。這裏是暗示了一個大乘的觀點，就是由於終極真理是不能用言語來把握，佛或菩薩的言說，不是用來傳遞客觀真理的命題；這些言說的本質是醫治性的，目的在於消除誤解。事實上，基於方便善巧的觀念，中國佛教的不同宗派發展出不同的判教系統，用以分判及排列不同的經典及相關教義，並把它們組織起來成為一個圓融的層級系統。<sup>②</sup> 這可進一步發展成為一種對別的宗教的包容態度，<sup>③</sup> 去分判其他宗教的經典或教義。這一方便善巧的觀念，甚至可以再進一步延伸去肯定，如有需要，菩薩可以運用非常規、出人意料、甚或看來“非正統”或“非佛教”的方法。正如《維摩經》所說的，為救渡不同的眾生，菩薩可現身於地獄、畜生、餓鬼等惡道，甚至表現出疾病、愚昧、貪婪等似乎是“非道”的行為。這些看似不符合“正統”的做法，更能生動地展示菩薩的慈悲及智慧，為達成普世救渡，可以不執著於某一特定的方法或途徑；這也就是《維摩經》所說的，“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佛道品第八）。依此而言，菩薩可以在不同的處境、對不同的眾生、講不同甚至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說法，包括對普世救渡的肯定或否定，而這可以是符合普世救渡的精神。<sup>④</sup>

<sup>①</sup> Alfred Bloom, “Shinran’s Way,” 230.

<sup>②</sup> 有關中國佛教的判教，可參：Man Chanju, *The History of Doctrinal Classification in Chinese Buddhism: A Study of the Panjiao Systems*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6).

<sup>③</sup> 參：Kristin Beise Kiblinger, *Buddhist Inclusivism: Attitudes towards Religious Others*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sup>④</sup> 以上大乘佛教對普世救渡的勾勒，乃參考及改寫自：賴品超：《大乘基督教神學：漢語神學的思想實驗》，香港：道風書社，2011年，第253-278頁。[Lai Pan Chiu, *Mahayana Christian Theology: Thought Experiments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11), 253-278.]

## 巴特神學的大乘性格

由以上對大乘佛教對普世救渡的願景的勾勒，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可與巴特神學相比較之處。<sup>①</sup> 首先，巴特否定“加爾文主義式”的雙重預定，並提供一種基督中心論的進路來重構的揀選論，是以耶穌基督既是揀選的主體也是揀選的客體／對象，既是揀選的上帝也是被揀選的人。不過，有些學者懷疑，巴特的揀選論是否是一種偽裝的普救論，因為巴特提出上帝在基督裏揀選所有人，而唯一被拒絕的人就是耶穌基督自己。<sup>②</sup> 巴特本人似是對普救論採取一種頗為開放的態度，因他曾明言，“更清楚地說，沒有好的理由讓我們不對萬物復歸 (apokatastasis) 或普世復和 (universal reconciliation) 此一可能性存開放的態度。”<sup>③</sup> 儘管巴特否定普救論，他對“加爾文主義式”的雙重預定論的否定與重新詮釋，看來與大乘佛教對“小乘”的批判是平行的，而正如我們將會看見，巴特對揀選的教理的基督論式的注釋，是與大乘佛教的對普世救渡的主張，是頗有可比較之處。

其次，巴特曾對指向拯救的普世性作出一些頗大膽宣稱。例如，他曾提出，“上帝的啟示並不囿於啟示的宗教。”<sup>④</sup> 這似是意味，神聖的啟示也在基督教會之外出現。巴特甚至肯定，除了耶穌基督此一真光，也有別的眾光。<sup>⑤</sup> 此外，雖然巴特提出，真正的人性是彰顯在耶穌基督，而不是亞當，<sup>⑥</sup> 但他也提出，一些不認識耶穌基督的人、

<sup>①</sup> 有關巴特神學的大乘性格，參：Lai Pan-chiu, “Karl Barth and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cripture* 6 (2015): 69-112.

<sup>②</sup> 例如：Hans Urs von Balthasar, *Dare We Hope “That all Man be Saved”?*, trans. David Kipp & Lothar Krauth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88), 94, 196-197.

<sup>③</sup>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 / 3, trans. G. W. Bromile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61-2), 478.

<sup>④</sup>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 / 2, 329.

<sup>⑤</sup>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 / 3, 113-114.

<sup>⑥</sup> Barth, *Christ and Adam: Man and Humanity in Romans 5*, trans. T. A. Smail (Edinburgh: Oliver and Boyd, 1956), 6, 10.

例如孔子，也可以對人性有真實的知識，而他們對人性的認識甚至有可能比不少的基督徒的認識更為確切。<sup>①</sup> 巴特又特別提及上帝國的世俗比喻，並認為上帝可以透過俄國共產主義、一首長笛協奏曲、一棵開花的灌木、甚或一隻死狗來向我們說話。<sup>②</sup> 巴特以此說明，上帝不僅可以使用宗教性的行動者，也可以用非宗教或無神論的行動者作為啟示的工具。對巴特來說，在基督宗教牆外的上帝國那裏，可以有無神論的“共兄弟”(Mitbrüder)。<sup>③</sup> 可以確定的是，巴特曾對這些大膽的宣稱作出重要的限定，<sup>④</sup> 但將這些放在一起看，整體上仍是可以提出一種足與大乘佛教相提並論的普世願景。

第三，對於普救，巴特似是採用多樣、甚至互相矛盾的論述，就好像大乘佛教採用多種不同的方便法門。巴特對自然神學斬釘截鐵的“斷乎不可”(Nein!)是耳熟能詳的，<sup>⑤</sup> 並且也受到一些批評，認為是過於偏頗(one-sided)。<sup>⑥</sup> 然而，根據一些批評者，巴特在他的後期著作中，暗地裏糾正他對自然神學的早期立場，只是沒有公開地承認。<sup>⑦</sup> 這種批評假設，巴特的早期與晚期的立場，是有着重要的改變。過去有不少學者跟隨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 1905-1988)提出的假設，認

<sup>①</sup>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I / 2, trans. H. Knight, G. W. Bromiley, J. K. S. Reid & R. H. Fuller (Edinburgh: T. & T. Clark, 1960), 199, 276.

<sup>②</sup>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trans. G. W. Bromiley (Edinburgh: T. & T. Clark, second edition 1975), 60.

<sup>③</sup> Barth, *Gespräche IV*, 1964-1968, 401; 轉引自 Paul S. Chung, *Karl Barth: God's Word in Action* (Eugene, Oregon: Cascade, 2008), 462.

<sup>④</sup> 正如 Sevn Ensminger 指出，巴特提及死狗等，目的在肯定上帝具有主權，可以使用不同的媒介去啟示，而不是有衆多不同的啟示(revelations)存在，而所肯定的是關於潛質(potentiality)或能耐(capability)多過是事實(fact)。再者，巴特提及“其他的衆光”(“other lights”)並沒有犧牲耶穌基督作為唯一真光的獨特性；這是因為，其他的衆光能閃耀皆因它們被那“生命的光”所照亮。參：Sven Ensminger, *Karl Barth's Theology as a Resource for a Christian Theology of Religions* (London: Bloomsbury, 2014), 27-40.

<sup>⑤</sup> See: Barth, “No!” in *Natural Theology*, ed. John Baillie, trans. Peter Fraenkel (London: The Centenary Press, 1946), 65-128.

<sup>⑥</sup> Emil Brunner, “Nature and Grace,” in *Natural Theology*, ed. John Billie, 59.

<sup>⑦</sup> Hans Küng, *Does God Exist?*, trans. Edward Quinn (London: Collins, 1980), 525-528.

為早期的巴特的神學立場是以辯證(dialectics)為特徵、強調的是人與神之間的鴻溝(diastasis)，而巴特後期的神學立場是以模擬(analogy)為特徵、強調的是上帝的人性、神性與人性的合一。<sup>①</sup>近年，在麥科馬克(Bruce L. McCormack)的研究的影響下，學者更為傾向於突出所謂早期強調辯證的巴特、與後期的強調模擬的巴特，二者之間的連續性多於斷裂性。<sup>②</sup>問題是，這是否一個真正的改變立場或觀點？而早期與晚期之間是否互相矛盾？

對於巴特的早期及晚期立場之間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巴特自己認為，他的神學是“糾正神學”(Theologie des Korrekatives)。<sup>③</sup>或許可以借用佛教的講法，巴特的神學可說是一種“破執”的神學論述。按照巴特的分析，19世紀自由神學的整體方向是錯的、它變得太偏執(one-sided)；而為了有效地糾正它，需要冒險用另一個也是偏執的論述去抗衡或中和它。<sup>④</sup>以此觀之，巴特早期對宗教的批判，雖聽起來甚為偏執地負面、甚至具排他論色彩，但可以視為巴特之故意如此，為的是抗衡那盛行於自由神學的那種偏執的傾向，就是對基督宗教作為一個人類的宗教的讚美。換言之，矯枉必須過正，巴特是刻意地用他的早期神學的偏執論述，大聲高調地說“不”，為了幫助聽眾明白那“深藏隱密的是”。<sup>⑤</sup>

從大乘佛教、尤其方便施設的觀點看來，也許巴特本人的理解並沒有重要的改變，只是他所採用的表達手法在早期及晚期的著作中卻有所差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有如禪師甚或菩薩之使用方便善巧，巴

<sup>①</sup> 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Expos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rans. Edward T. Oakes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2).

<sup>②</sup> Bruce L. McCormack, *Karl Barth's Critically Realistic Dialectical Theology: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1909-193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sup>③</sup> Bar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trans. Douglas Horton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35), 103.

<sup>④</sup>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 / 1, trans. T. H. L. Parker, W. B. Johnston, K. McKnight & J. L. M. Haire (Edinburgh: T. & T. Clark, 1957), 634.

<sup>⑤</sup> John Webster, *Barth* (London: Continuum, 2000), 20-48.

特運用他的語言技巧，使用複雜的辯證，去糾正自由神學家的誤解或錯誤；而巴特使用的辯證手法，可比擬於佛教中觀學派所使用的辯證，目的在於以否定的方式化解對終極真理的誤解，多過是嘗試對終極真理作正面的描述或陳述。當處境或預設的聽眾有所改變，巴特可以更多使用模擬的手法。換言之，就巴特本人的立場或理解來說，可以是沒有任何改變；改變的是教學方法、表達方式又或側重點而已。或許這種由大乘佛教對巴特的解讀，能夠解釋為何巴特在表述上有明顯的改變，而又有在早期及晚期的著作之間有甚多的連續。<sup>①</sup>考慮到巴特的神學論述整體上的糾正性格(corrective character)，也許可依循此一綫索而提出，是否可以如此詮釋巴特那種看似模稜兩可的對普救的論述，就是說，巴特之肯定與否定普救，都只是他的種種方便善巧。

以上對巴特神學的一些特徵的勾勒展示，巴特的神學與大乘佛教對普世救渡的論述，有十分值得注意的相似之處。<sup>②</sup>巴特對人性、尤其對耶穌基督的人性與其他的人性的關係的理解，他對在基督宗教

---

<sup>①</sup> 以巴特論宗教為例，他的早期（但不是最早）的對宗教的批判，就是在《教會教義學》第一卷第二冊，第17節的著名篇章“上帝的啟示作為宗教的揚棄”(Gottes Offenbarung als Aufhebung der Religion)所涉及的，不僅是對宗教的廢棄也是提升，並與他後來在《教會教義學》第四卷第三冊論“其他的眾光”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參：Garrett Green, “Introduction: Barth as Theorist of Religion,” in: Karl Barth, *On Religion: The Revelation of God as the Sublimation of Religion*, trans. & intro. Garrett Green, 1-29; 另可參：賴品超：《巴特論宗教：一個漢語處境的反省》，載賴品超及鄧紹光合編，《巴特與漢語神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第191-215頁。[LAI Pan-chiu, “Karl Barth On Religion: A Sino-Christian Reflection,” in *Karl Barth and Sino-Christian Theology*, eds. LAI Pan-chiu and Andres S. K. Tang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00), 191-215.] 查巴特的早期與後期對宗教的論述的分別，很可能是因為分別受到1930年代及1960年代的不同的政治處境所左右；他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對宗教的批判尤其反映他參與在對抗納粹黨及“德意志基督徒”的《巴門宣言》(Barmen Declaration)。[參：Sven Ensminger, *Karl Barth's Theology as a Resource for a Christian Theology of Religions*, 24-27.]

<sup>②</sup> 除了巴特自己提出的，淨土真宗的唯獨恩典的教義在形式上的相似外，地藏菩薩的宏願也使人想起巴特對基督降至陰間的詮釋。有關巴特對基督降至陰間的詮釋，而不涉及與佛教的比較的。[可參：David Lauber, *Barth on the Descent into Hell: God, Atonement and the Christian Life*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4).]



範圍外的神聖行動的肯定，以至他對神學語言的本質的觀點，都是可以與大乘佛教的佛性論及對方便的教義作比較。筆者曾在上文及別處探討這些相通之處，<sup>①</sup> 在此不贅。本文以下將嘗試以大乘佛教的視角重估巴特的揀選論。

## 巴特、揀選與普救

對於巴特在普救論上的立場，格雷格斯(Tom Greggs)指出，巴特的揀選論似是提出一個無法化解的辯證，它要求承認對上帝工作的奧秘，並否定一切以某一原理來取代基督作為一位格的神學嘗試。<sup>②</sup>

“巴特否定作為一項原理的普救論，但他卻又主張基督作為一位格的全面而最終的勝利：他的普救論是完全由獨特性而來。”<sup>③</sup> 此外，巴特的揀選論似是符合一種“悲觀的普救論”、強調人的罪與不信，多過是一種“樂觀的普救論”、假設一種樂觀的人性論。<sup>④</sup>

若由大乘佛教對菩薩也是完全的人的理解，或許有助重新評估巴特的普救論是否真的“悲觀”。以阿彌陀為例，當一位菩薩發願要成佛及普度眾生時，他仍是一個人。若果一個人能發此宏願、利益眾生甚至自我犧牲，當中表明慈悲憐憫乃人性的一部分。依此而言，藉菩薩的他力救渡而生的普世救渡的可能性，其實也是出於在菩薩的宏願中所展示的人性善良。同樣地，如果耶穌基督的決定遵從父上帝的意旨、接受自我的被棄，也是展示出優越的人性，那麼普救的實現，其實是依賴一種具

---

<sup>①</sup> 賴品超：《大乘基督教神學》，第69-102, 197-221頁。[Lai Pan Chiu, *Mahayana Christian Theology*, 69-102, 197-221.]

<sup>②</sup> Tom Greggs, *Barth, Origen, and Universal Salvation: Restoring Particula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9-31.

<sup>③</sup> *Ibid.*, 31.

<sup>④</sup> Tom Greggs, “Pessimistic Universalism: Rethinking the Wider Hope with Bonhoeffer and Barth,” *Modern Theology* 26.4 (2010):495-510.

體呈現在耶穌基督身上的正面的、甚至是樂觀的人性論。<sup>①</sup>

雖然格雷格斯對“悲觀的普救論”與“樂觀的普救論”的區分，不一定能絕對地應用在巴特或大乘佛教之整體；但仍可公平地說，按照巴特的揀選論，他對普救的進路，是比較接近與阿彌陀佛與地藏菩薩的故事相關的進路，多過是如來藏教義的進路。後者似是假設一種樂觀的人性論，而前者是清楚地肯定人的罪、自力拯救的無效，因此必須要有他力的拯救。

然而，在阿彌陀佛與地藏菩薩的故事，在所代表的對普救的進路上，是有重要的分別。阿彌陀佛所代表的進路，是聚焦在那些仍然在世存活、但早晚會死的人，而地藏菩薩所代表的進路，是以那些已經過身而今在地獄受苦者為主要對象。阿彌陀佛所發願施行的普世救渡，屬於克里斯普(Oliver Crisp)所說的“隨緣普救”(contingent universalism)，這是因為阿彌陀佛的誓願，是容許某些人基於他們自己的選擇而被拒於拯救之外。相反，地藏菩薩所代表的普世救渡是指向“必然普救”(necessary universalism)，這是因為它肯定地獄最終必定空空如也，一切眾生必然得救。前者是基於拯救的接受者的自由而有隨緣性，而後者的必然性是基於施救者的定意。<sup>②</sup> 這兩種進路也分享同一特色，就是以普世救渡主要是由一特定的位格所成就，就是菩薩的利他和捨己的慈悲，與以及由此而生的決定或誓願，而不是基於某種形上原理、例如佛性論。在這一點上，巴特再次是類似於阿彌陀佛與地藏菩薩的故事所代表的進路，多過是如來藏的佛性論的進路。

考慮到巴特的否定普救論、尤其是作為一種形上原理所保證的必然性，相對來說，巴特的揀選論更為接近“隨緣普救”的立場，在這點上，

---

<sup>①</sup> 巴特的基督論式人觀與如來藏傳統的佛性論都假設一種正面、甚至是樂觀的人性論，但又不是否定人的罪。參：賴品超：《大乘基督教神學》，第197-221頁。[Lai Pan Chiu, *Mahayana Christian Theology*, 197-221.]

<sup>②</sup> 有關“隨緣普救”(contingent universalism)與“必然普救”(necessary universalism)的分別，參：Oliver D. Crisp, "I Do Teach It, but I also Do Not Teach It: The Universalism of Karl Barth (1886-1968)," 306-309.

因而有別於以地藏菩薩的故事為代表的進路；然而，對巴特來說，當中的“隨緣性”主要是基於上帝的自由，而不是人的自由，而在這點上，是有別於阿彌陀佛所代表的淨土宗的進路。為了尊重上帝的自由，巴特一方面拒絕規定上帝的拯救範圍，而另一方面也反對將拯救所有人類視為上帝的一種責任或必然。換言之，無人能限定上帝的拯救範圍，也無人能強制上帝去救所有人。<sup>①</sup>最終是否達至普救，全是上帝自由的決定。

巴特與大乘佛教、尤其淨土宗的一個主要分別在於，在巴特的神學，耶穌基督是施行揀選的拯救者，並且是率先蒙上帝的揀選（但也包括棄絕），而相對來說，大乘佛教更為強調菩薩是出於慈悲而自行自命成為拯救者，多過是由至高的神聖存有的揀選。在基督宗教的神學傳統，耶穌基督的自我否定，既是“永恆地”由聖子所決定並體現於道成肉身，但也是“歷史地”由耶穌基督作為一個人所確定和成就（《腓立比書》2:6-8）；而按照巴特所說，當中展示的是上帝“將自己交付予受造”，而沒有半點的“專橫地尋求自我”。<sup>②</sup>除了在這方面的分別外，相同的是，無論在基督宗教或大乘佛教，都包含施行揀選者（基督或菩薩）的某種自我捨棄或拒絕(self-rejection)。在阿彌陀佛與地藏菩薩的兩個故事中，菩薩是為了救渡他者，拒絕自己進入涅槃，直至完成所應許的救渡。當然，此一自我拒絕是暫時的而不是終極或永恆，因為當所有的救渡工作皆圓滿成就，菩薩最終也會入涅槃。相似而稍有分別的是，由十架所象徵的自我拒絕，最終是以復活所顯示的勝利作結。雖然菩薩入涅槃之途與耶穌基督復活之路在終點上是不同的，但這兩種途徑皆涉及施行拯救者的自我拒絕，而自我拒絕者的生命卻又最終得到成全。<sup>③</sup>

<sup>①</sup> Timothy Scheuers, "An Evaluation of Some Aspects of Karl Barth's Doctrine of Election," *Mid-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 22 (2011): 161-173, 尤其 168-169.

<sup>②</sup>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 / 2*, 177-178.

<sup>③</sup> 賴品超：《神愛、人愛與自他不二：一個漢語基督宗教的觀點》，《道風》49（2018秋），第197-222頁。[LAI Pan-chiu, "Divine Love, Human Love, and Non-Duality of Self and Other: A Sino-Christian Perspective," *Logos & Pneuma*, vol. 49 (Autumn 2018): 197-222.]

## 巴特對普救的否定

基於以上從大乘佛教對巴特的詮釋，我們可嘗試從大乘佛教的視角，理解為何巴特對普救採取一種似是模稜兩可的態度、尤其他對普救論的否定。眾所周知，巴特曾明確地否定萬物復歸(apokatastasis)的主張。<sup>①</sup>然而，無論巴特如何否定，一些學者堅持說，如果巴特貫徹他的基本神學設定，他的神學將無可避免地引向普救論。<sup>②</sup>有關巴特是否及在何意義上主張普救論的辯論，往往假設在巴特的思想中有兩條對立的路綫，一是傾向普救論而另一者則是反對普救論。考慮到巴特對相關論題上似是互不協調的論述，有些學者，例如克里斯普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是否應該區分巴特的揀選論的字義(letter)和精意(spirit)。<sup>③</sup>克里斯普進一步提出，“巴特的神學所設想的人類拯救的範圍，若不是普救論的一種，就是它包含了數種殊異而不能共融的教義綫索(strands)，是他本人最終並無化解。”<sup>④</sup>

按照以上對巴特與大乘佛教的比較，或許可以提出一種“既此、也彼”的詮釋，是有別於克里斯普那種“抑此、或彼”的詮釋；就是說，巴特的神學既是普救論的一種，也包含了數種殊異而不能共融的教義綫索，而無論巴特本人最終能否予以化解，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尤其方便的教義中，是可以予以化解。從大乘佛教的觀點看，巴特的神學清晰地展示出一些大乘的特色，雖然有時並沒有在大乘佛教的相

---

<sup>①</sup>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 / 2*, 417, 476-7; IV / 3, §70.3 “*The Condemnation of Man*”; 轉引自: Tom Greggs, *Barth, Origen, and Universal Salvation*, 29.

<sup>②</sup> See: Michael O’Neil, “Karl Barth’s Doctrine of Election,” *Evangelical Quarterly* 76.4 (2004): 311-326.]

<sup>③</sup> Oliver Crisp, “The Letter and the Spirit of Barth’s Doctrine of Election: A Response to Michael O’Neill,” *Evangelical Quarterly* 79.1 (2007): 53-67.

<sup>④</sup> Oliver D. Crisp, “I Do Teach It, but I also Do Not Teach It: The Universalism of Karl Barth (1886-1968),” in “*All Shall be Well*”: *Explorations in Universal Salvation and Christian Theology*, ed. Gregory McDonald (Cambridge: James Clarke & Co., 2011), 305-324.

關特色那樣明顯。這些特色不僅包括他的揀選論及他對基督降至陰間的詮釋，更包括他肯定在教會之外也有上帝的作為、而神學論述在本質上是糾正性的。依此，若從大乘佛學的視角來看，可以考慮用方便善巧來解釋巴特的對普救論的否定。

雲格爾(Eberhard Jüngel)曾憶述，對於普救論，巴特曾如此說：“我既不教導它，但也不是不教導它。”<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普的一篇論巴特的普救論的文章似乎是用這段文字作為題目，但克里斯普的英譯是先肯定（教導）後否定（不教導）；嚴格來說，這是有別於巴特原來的表述：“Ich lehre sie nicht, aber auch nicht nicht.” 就是先否定（不教導），然後再對否定進行否定（不是不教導）。然而，克里斯普認為，從上下文來考察，這只不過是手民之誤(misprint)，並認為這句子只有是先肯定、後否定才能得到恰當的理解。<sup>②</sup> 對於克里斯普的講法，筆者無法苟同。筆者認為，這兩種表達手法，在對普救論的態度上有着頗為重要的分別；克里斯普的詮釋是傾向於認為，巴特是正面、積極、主動地去教導普救論；但巴特的原話可被理解為，巴特並非正面、積極、主動地去教導普救論，但在有需要的時候，他並不拒絕教普救論。換言之，巴特不是熱衷於倡導普救論，只是不排除教導它的可能性而已。<sup>③</sup>

無論如何，若從大乘佛教的視角來解釋，巴特的根本立場並否定普救論，最少並非絕對地否定，而他的否定普救論可能只是一種方便善巧，就是為了利益他的受眾而否定普救論。事實上，從教導手法上去考慮，否定普救論是有一定的理由。正如穆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指出，如果宣揚普救論，後果將會是輕率地說：如果我和所

<sup>①</sup> See: Eberhard Jüngel, *Karl Barth, A Theological Legacy*, trans. Garrett E. Paul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86), 44-45.

<sup>②</sup> Oliver D. Crisp, “I Do Teach It, but I also Do Not Teach It: The Universalism of Karl Barth (1886-1968),” in *All Shall be Well: Explorations in Universal Salvation and Christian Theology*, 310, note 10.

<sup>③</sup> David W. Congdon對Crisp有類似的批評，參：David W. Congdon, “Apokatastasis and apostolicity: a response to Oliver Crisp on the question of Barth’s universalism,”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67.4 (Nov. 2014): 465, n.2.

有人都得救，我為何要信？！為何要努力過善良和公義的生活？！<sup>①</sup> 換言之，即使巴特私下接受某種普世拯救，他也不一定想公開及無條件地宣告。正如康登(David W. Congdon)指出，不少人、例如克里斯普批評巴特，認為巴特的神學預設理應推論出普救論，但巴特卻又否定普救論，因此巴特的立場在邏輯上未能融貫一致，但這種批評是基於一個錯誤的假設，就是巴特的目的只在於建立一套在邏輯上融貫的系統；然而，對巴特來說，他的神學預設會否推論出普救論，與他的否定普救論，根本不在同一層次，二者之間並無矛盾；更為重要的是，對巴特來說，神學論述的終極目的，並非在於對上帝與人之間的互動作客觀的描述，這是因為神學言說者自身也實存地參與其中，成為基督事件的使徒的或說宣教的見證，而這種對神學言說的本質的理解，在巴特對普救的論述中尤其明顯。<sup>②</sup> 換言之，巴特對普救的論述、包括對普救論的否定可以是融貫一致的，因為他目的並非在於提出一套邏輯地融貫的理論去解釋甚或預測有沒有普救；他更為在意的是，究竟他的論述會對受眾有何影響，會否引起人對上帝的敬拜，還是有什麼不良的反應。康登這種對巴特的詮釋，尤其對神學言說的本質或目的的理解，是頗為接近從大乘佛教的視角對巴特的詮釋。

這種從大乘佛教對巴特的詮釋，尤其他對普救論的否定，很容易使人想起奧利金(Origen, 182-254)。一般認為，在基督宗教神學思想史上，奧利金是倡導普救論的最重要的先驅。有些評論者指出，雖然奧利金贊同普救論，但他也拒絕公開把它教導給初學者，或在靈性上仍未有足夠的成熟去接受此種教導的基督徒。<sup>③</sup> 看來這是與巴特的立場頗為相同，而奧利金也許會這樣說，“我教導它——私下教導少數有足夠成熟的信徒，但

---

<sup>①</sup> Jürgen Moltmann, *The Coming of God: Christian Eschatology*, trans. Margaret Kohl (London: SCM, 1996), 239.

<sup>②</sup> David W. Congdon, “Apokatastasis and apostolicity: a response to Oliver Crisp on the question of Barth’s universalism,”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67.4 (Nov. 2014): 464-480.

<sup>③</sup> Mark S. M. Scott, “Guarding the Mysteries of Salvation: The Pastoral Pedagogy of Origen’s Universalism,” *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18.3 (2010): 347-368.

我也不教導它——不公開地教給那些足夠成熟的信徒”。換言之，雖然普救論是不應作為大公教會的官方教理來公開主張和教導，但個別神學家卻可以將它作為一種神學意見 (theologoumenon) 來持守。這種處理普救論的方法是與奧利金有關上帝的遷就 (syngkatábāsis, accommodatio) 的理論是互相呼應的，而這種遷就論是與大乘佛教的方便論相通的。<sup>①</sup> 由奧利金的例子可見，雖然奧利金與巴特對於普救有不同的見解，<sup>②</sup> 但仍可藉與奧利金的比較來理解巴特的論述的模稜兩可，也可以由與大乘佛教的方便論作比較來了解巴特。這種由大乘佛教來解釋巴特對普救論的否定，是有別於巴特那種基於對上帝的自由的尊重及對聖靈在揀選中的角色的肯定而作的解釋，然而這兩種解釋並非必然矛盾。<sup>③</sup> 畢竟，高舉在揀選中神聖自由與聖靈的角色，也可以引至感恩、謙卑與服務。

不同於那種以巴特的立場是融貫地非普救論的詮釋，從大乘佛教對巴特的詮釋認為，巴特的立場可以是（但不一定是）融貫而又支持普救論。它的融貫性，並非指在命題與命題之間在邏輯上是一致及融貫，而是指在命題與命題之間雖有分歧甚至是表面上為互相矛盾，但卻又可以結合在一個融貫的教義系統，當中不同、甚至看來衝突的教義可被視為不同的方便施設。

## 結語

雖然我們可以從大乘佛教的視角去詮釋巴特，當中可以肯定巴特的立場是有普救的傾向，而這與他對普救論的否定是可以並存，但大乘佛教與巴特對普世救渡的觀點仍有一些十分關鍵性的分別。

首先，大乘佛教對普世救渡的肯定，基本上是清晰明確、毫不含糊

<sup>①</sup> 參：賴品超：《大乘基督教神學》，第69-102頁。

<sup>②</sup> 詳參：Tom Greggs, *Barth, Origen and Universal Salvation*, esp. 206-215.

<sup>③</sup> Suzanne McDonald, "Evangelical Questioning of Election in Barth: A Pneumatological Perspective from the Reformed Heritage," in *Karl Barth and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ed. Clifford B. Anders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1), 250-268, 尤其 264.

的，而巴特的立場相對來說是比較有所保留，並且可以稱為“暗含的普救論”(implicit universalism)。<sup>①</sup> 相對之下，在基督宗教內一些明顯地主張普救的神學家，例如天主教的巴爾塔薩及正教會的韋爾(Timothy Ware)，在嘗試論證普救論時，並非單單建基在上帝的自由與恩典，而更重要的是訴諸一個基督徒應當有的憐憫之心。<sup>②</sup> 同樣地，大乘佛教對普世救渡的肯定，往往是基於菩薩心腸。按照此一進路，最關鍵的問題是人應該盼望些什麼，而這不只是關於“正統”(orthodoxy)或說“正信”，就是正確的教義或信仰，而是也關乎“正行”(orthopraxis)，就是一個基督徒應該有的正確的實踐，更是關乎“正情”(orthopathos)，就是一個基督徒應該有的正確的同情(compassion)。相對來說，巴特的揀選論以及他對普救的立場，主要是基於上帝在啟示與拯救中的恩典與自由，多過是任何的形上原理或人觀，而這是十分正統的。然而，若由“正情”的角度而言，大乘佛教強調菩薩對一切眾生的慈悲之心，而在基督宗教內由巴爾塔薩及韋爾所代表的進路是以憐憫之心作為對普世救渡的盼望的基礎，相對來說，巴特在普救問題的立場上稍欠“正情”。或許一個恰當的基督宗教的神學、包括在普救問題的立場上，應建基於及反映出的，不只是基督徒應該相信什麼，也是他們的愛與盼望。當然，這三者，就是信、望和愛，在基督宗教的教義、實踐和靈性中，不應是分離的。

其次，大乘佛教強調一切眾生、包括人以外的生物，都是作為救渡的接受者而包括在普世救渡之內，相對來說，巴特的基督中心論式的揀選論，在範圍上也許較為局限。<sup>③</sup> 毫無疑問的是，巴特承認，在

---

<sup>③</sup> Timothy Scheuers, "An Evaluation of Some Aspects of Karl Barth's Doctrine of Election," 167-172.

<sup>①</sup> 參：Hans Urs von Balthasar, *Dare We Hope "That all Man be saved?"*, 97-113, 尤其105-107;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New Edi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7), 262. 另參：賴品超：《大乘基督教神學》，第272-274頁。

<sup>②</sup> Andrew Linzey 在提出他的動物神學時，曾引用巴特來支持一種更為整全的對拯救的神學理解，但也意識到巴特的神學在這方面的限制。參：Andrew Linzey, *Animal Gospel*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0); *Animal Theology* (London: SCM Press, 1994), 7-12.



終末的合一中，一切存有皆聯合於耶穌基督，而在此意義下，上帝的揀選是包括整個受造，然而巴特在他的實際論述中卻又往往集中在人類。如果巴特貫徹地高舉一種上帝中心論的進路，他的揀選論將會更明顯地包括人以外的受造。雖然巴特沒有明確地排斥人以外的受造也參與在拯救之中，但他的論述往往是以創造作為立約的基礎多過是參與者，或說是拯救的背景，多過是拯救接受者。這不僅有別於大乘佛教，並且也有別於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這是因為，蒂利希是更為明確地肯定，人以外的存有也是作為拯救的接受者來參與在墮落與拯救的歷程，而不只是拯救的戲劇的背景而已。既有此種對大自然的參與在拯救的理解，難怪有不少當代學者嘗試探討蒂利希的神學對當代的生態神學的正面意義，<sup>①</sup> 甚至依此而展開與大乘佛教就環保議題上的對話。<sup>②</sup> 相對來說，在當代的生態神學論述中，較少學者嘗試正面地指出巴特的貢獻或意義。<sup>③</sup> 頗為諷刺的是，雖然巴特本人極力批判19世紀新教神學的“人類為中心”傾向，就是按人的形象來造神，<sup>④</sup> 但他的基督中心論的揀選論，有意無意地在表達上，卻仍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類為中心”，意指忽視人以外的受造。

最後，大乘佛教所倡導的普世救渡，並非只在拯救的範圍為普世，而是也包括在普世救渡的完全性。大乘佛教、尤其它的佛性論，肯定一切眾生終會成佛，在地位上與菩薩以至佛一樣。對於大乘佛教來說，佛與眾生是沒有本質上的差異。佛與眾生的分別只在於，前者

---

<sup>①</sup> 例如：Lai Pan-chiu, “Paul Tillich and Ecological Theology,”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79.2 (1999): 233-249; Michael F. Drummy, *Being and Earth: Paul Tillich's Theology of Nature*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0); Ka-fu Keith Chan, *Life as Spirit: A Study of Paul Tillich's Ecological Pneumatolog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8).

<sup>②</sup> 賴品超：《大乘基督教神學》，第223-252頁。[Lai Pan Chiu, *Mahayana Christian Theology*, 223-252.]

<sup>③</sup> 一個比較正面而仔細的探討可參：Willis Jenkins, *Ecologies of Grace: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Christian The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53-187.

<sup>④</sup> Barth, *Humanity of God*, trans. John Newton Thomas and Thomas Wieser (London: Collins, 1961 [Fontana Library 1967]), 9-32.

是已成佛，而後者仍在成佛的路途上。換言之，大乘佛教的佛性論肯定，佛與衆生在終極和本體上的平等，並又否定二者在本體論上有絕對的差異。正如格雷格斯指出，巴特的揀選論強調而不是否定人的參與；它假設人的主動參與及在基督裏在本體上的聯合，並又以人性的全然實現作為揀選的結果；但巴特的神學似是假設，基督的人性與其他人的人性既相似、也不相似，因此巴特的神學對於基督正教的成神 (deification) 理論有一定的保留。<sup>①</sup> 而巴特的這一立場，正是異於大乘佛教之高舉衆生平等，佛與衆生本質上並無分別。這樣看來，巴特如何理解基督的人性與其他的人性的關係，是值得進一步的探討，並與大乘佛教作更深入的比較。<sup>②</sup> 此外，也值得進一步從大乘佛教的視角，探討巴特對基督降之陰間的詮釋，以及他對以色列的蒙揀選、以至賣主的猶太的拯救的論述。<sup>③</sup>

筆者不是巴特專家，本文更只是一個相當初步的實驗性探索，盼能拋磚引玉，有助巴特研究的返本開新。<sup>④</sup>

---

<sup>①</sup> Greggs, *Barth, Origen, and Universal Salvation*, 32-34, 43-48.

<sup>②</sup> 一個初步探討可參：賴品超：《大乘基督教神學》，第131-167, 197-221頁。[Lai Pan Chiu, *Mahayana Christian Theology*, 131-167, 197-221.]

<sup>③</sup> 對於猶太的問題，參：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 / 2*, 458-506；對於以色列的問題，參：Katherine Sonderegger, *That Jesus Christ Was Born a Jew: Karl Barth's "Doctrine of Israel"*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sup>④</sup> 本文改寫自筆者的一篇英文論文：“Karl Barth and Universal Salvation: A Mahayana Buddhist Perspective,” in *Karl Barth and Comparative Theology*, eds. Christian T. Collins Winn & Martha Moore-Keish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9). 在此謹多謝兩位編者的邀請及對本文初稿的修改建議。此外更感謝瞿旭彤教授邀請參與“返本開新”巴特紀念專欄的撰寫，讓筆者有機會將文章改寫成中文，一方面與中文讀者交流，另一方面順道作出補充修訂。最後，本系博士生顧柔燕小姐協助審校文稿、修訂注釋格式並整理參考文獻，在此一並致謝。

##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Abe, Masao. *A Study of Dōgen: His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Edited by Steven Hein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2.
- Barth, Karl. *Christ and Adam: Man and Humanity in Romans 5*. Translated by T. A. Smail. Edinburgh: Oliver and Boyd, 1956.
- \_\_\_\_\_. *Church Dogmatics*, I/1. Translated by G. W. Bromiley. Edinburgh: T. & T. Clark, second edition 1975.
- \_\_\_\_\_. *Church Dogmatics*, I/2. Translated by G. T. Thomson & H. Knight. Edinburgh: T. & T. Clark, 1956.
- \_\_\_\_\_. *Church Dogmatics*, II/1. Translated by T. H. L. Parker, W. B. Johnston, K. McKnight & J. L. M. Haire. Edinburgh: T. & T. Clark, 1957.
- \_\_\_\_\_. *Church Dogmatics*, III/2. Translated by H. Knight, G. W. Bromiley, J. K. S. Reid & R. H. Fuller. Edinburgh: T. & T. Clark, 1960.
- \_\_\_\_\_. "No!" in *Natural Theology*. Edited by John Baillie, 65-128. Translated by Peter Fraenkel. London: The Centenary Press, 1946.
- \_\_\_\_\_.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Translated by Douglas Horton.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35.
- \_\_\_\_\_. *Humanity of God*. Translated by John Newton Thomas and Thomas Wieser. London: Collins, 1961.
- \_\_\_\_\_. *On Religion: The Revelation of God as the Sublimation of Religion*. Translated & introduced by Garrett Green. London: T & T Clark, 2006.
- Bettis, Joseph D. "Is Karl Barth a Universalist?"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20.4 (1967): 423-436.
- Bloom, Alfred. "Shinran's Way," in *Buddhist Spirituality: Later China, Korea, Japan, and the Modern World*. Edited by Takeuchi Yoshinori et al, 222-238. New York: Crossroad, 1999.
- Chan, Ka-fu Keith. *Life as Spirit: A Study of Paul Tillich's Ecological Pneumatolog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8.
- Chappell, David W. "From Dispute to Dual Cultivation: Pure Land Responses to Ch'an Critics." In *Traditions of Meditation in Chinese Buddhism*. Edited by Peter N. Gregory, 163-19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6.
- Chung, Paul S. *Karl Barth: God's Word in Action*. Eugene, Oregon: Cascade, 2008.

- Colwell, John. "The Contemporaneity of the Divine Decision: Reflections on Barth's Denial of 'universalism'." In *Universalism and the Doctrine of Hell*. Edited by Nigel M de S. Cameron.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92.
- Corless, Roger J. "Pure Land Piety," in *Buddhist Spirituality: Indian, Southeast Asian, Tibetan, Early Chinese*. Edited by Takeuchi Yoshinori et al., 242-271. London: SCM, 1994.
- Congdon, David W. "Apokatastasis and apostolicity: a response to Oliver Crisp on the question of Barth's universalism."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67.4 (Nov. 2014): 464-480.
- Crisp, Oliver D. "On Barth's Denial of Universalism." *Themelios* 29 (2003): 18-29.
- \_\_\_\_\_. "I Do Teach It, but I also Do Not Teach It: The Universalism of Karl Barth (1886-1968)." In *All Shall be Well": Explorations in Universal Salvation and Christian Theology*. Edited by Gregory McDonald, 305-324. Cambridge: James Clarke & Co., 2011.
- \_\_\_\_\_. "The Letter and the Spirit of Barth's Doctrine of Election: A Response to Michael O'Neill." *Evangelical Quarterly* 79.1 (2007): 53-67.
- Drummy, Michael F. *Being and Earth: Paul Tillich's Theology of Nature*.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0.
- Dumoulin, Heinrich. *Zen Enlightenment: Origins and Meaning*. Translated by John C. Maraldo. New York: Weatherhill, 1979.
- Ensminger, Sven. *Karl Barth's Theology as a Resource for a Christian Theology of Religions*. London: Bloomsbury, 2014.
- Greggs, Tom. *Barth, Origen, and Universal Salvation: Restoring Particula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_\_\_\_\_. "Pessimistic Universalism: Rethinking the Wider Hope with Bonhoeffer and Barth." *Modern Theology* 26.4 (2010):495-510.
- Ingram, Paul O. *The Modern Buddhist-Christian Dialogue*. Lewiston,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88.
- Jenkins, Willis. *Ecologies of Grace: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Christian The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Jüngel, Eberhard. *Karl Barth, a Theological Legacy*. Translated by Garrett E. Paul.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86.
- King, Sallie B. *Buddha Nature*.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2.
- Kiblinger, Kristin Beise. *Buddhist Inclusivism: Attitudes towards Religious Others*.

-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 Küng, Hans. *Does God Exist?. An Answer for Today*. Translated by Edward Quinn. London: Collins, 1980.
- Lai, Pan-chiu. "Paul Tillich and Ecological Theology."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79.2 (1999): 233-249.
- \_\_\_\_\_. "Karl Barth and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cripture* 6 (2015): 69-112.
- \_\_\_\_\_. "Karl Barth and Universal Salvation: A Mahayana Buddhist Perspective." In *Karl Barth and Comparative Theology*. Edited by Christian T. Collins Winn & Martha Moore-Keish, TBC.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9.
- Lauber, David. *Barth on the Descent into Hell: God, Atonement and the Christian Life*.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4.
- Linzey, Andrew. *Animal Gospel*.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0.
- \_\_\_\_\_. *Animal Theology*. London: SCM Press, 1994.
- McCormack, Bruce L. *Karl Barth's Critically Realistic Dialectical Theology: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1909-193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 McDonald, Suzanne. "Evangelical Questioning of Election in Barth: A Pneumatological Perspective from the Reformed Heritage." In: *Karl Barth and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Edited by Clifford B. Anderson, 250-268.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1.
- Moltmann, Jürgen. *The Coming of God: Christian Eschatology*. Translated by Margaret Kohl. London: SCM, 1996.
- Mun, Chanju. *The History of Doctrinal Classification in Chinese Buddhism: A Study of the Panjiao Systems*.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6.
- O'Neil, Michael. "Karl Barth's Doctrine of Election." *Evangelical Quarterly* 76.4 (2004): 311-326.
- Pye, Michael. *Skillful Means: A Concept in Mahayana Buddhism*. London: Duckworth, 1978.
- Scheuers, Timothy. "An Evaluation of Some Aspects of Karl Barth's Doctrine of Election." *Mid-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 22 (2011): 161-173.
- Schroeder, John W. *Skillful Means: the Heart of Buddhist Compass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 Scott, Mark S. M. "Guarding the Mysteries of Salvation: The Pastoral Pedagogy of Origen's

- Universalism.” *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18.3 (2010): 347-368.
- Sondererger, Katherine. *That Jesus Christ Was Born a Jew: Karl Barth's "Doctrine of Israel"*.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Von Balthasar, Hans Urs. *Dare We Hope "That all Man be saved"?* Translated by David Kipp & Lothar Krauth.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88.
- \_\_\_\_\_.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Expos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ranslated by Edward T. Oakes.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2.
- Ware, Timothy. *The Orthodox Church, New Edi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7.
- Williams, Paul.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9.

###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賴品超：《巴特論宗教：一個漢語處境的反省》，載《巴特與漢語神學》，賴品超及鄧紹光合編，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LAI Pan Chiu. “Karl Barth On Religion: A Sino-Christian Reflection.” In *Karl Barth and Sino-Christian Theology*. Edited by LAI Pan Chiu and Andres S. K. TANG.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00.]
- 賴品超：《大乘基督教神學：漢語神學的思想實驗》，香港：道風書社，2011年。[LAI Pan-chiu. *Mahayana Christian Theology: Thought Experiments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11.]
- 賴品超：《神愛、人愛與自他不二：一個漢語基督宗教的觀點》，《道風》49 (2018秋)，第197-222頁。[LAI Pan-chiu. “Divine Love, Human Love, and Non-Duality of Self and Other: A Sino-Christian Perspective.” *Logos & Pneuma*, vol. 49 (Autumn 2018): 197-222.]
- 曾劭愷：《萬物復原與終末天譴——巴特對普世救贖的辯證處理》，《道風》47 (2017秋)，第141-167頁。[TSENG Shao Kai. “Apokatastasis and Final Condemnation: Karl Barth's Dialectical Treatment of Universal Salvation.” *Logos & Pneuma*, vol. 47 (Autumn 2017): 141-167.]